

近年“扎飞”个案

近年来能够“扎大飞”的，是“异能”与“密宗”。“异能”先起，声势威猛，可是近年那些“异能神仙”却已不断穿崩，相信他们的人虽有，可是声势已不如前，惟有“密宗”，目前正可谓方兴未艾。密宗本来并不邪，他是堂堂正正的一个佛家宗派，有很高深的佛理为基础，而且有一套很严谨的修持系统，可是由于在行持上，密宗的人持咒，又结手印，瞧在眼中相当神秘，所以“扎飞”的人便藉此来眩惑人，卜一声便又多一个密宗大师，灌顶、祈福，甚么都敢做。所以邪的只是这些假密宗。王亭之见过一宗个案，一个睇相佬叫人烧“密宗符”，每道符一块钱，烧不烧？那去睇相的妇人听见价钱便宜，当然一口答应。于是那睇相佬便去打电话，替她“订货”了。打完电话，睇相佬对那妇人说：“你真好运气，密宗符很抢手，要由西藏偷带出境，每带来一批，两三日就请光，你整定有救星，居然还有最后一批，我已帮你统统请晒。”妇人当然千多万谢，及至一问多少钱，原来一批是十万张，所以要十万块钱！睇相的妇人自然抗议，说没有十万元那么多钱，这时候，睇相佬就要施展出“扎飞”的手段来“做阿宝”了。睇相佬可以说：密宗符烧得愈多愈吉祥，某人烧过一百万张，所以怎样怎样；某人烧五十万张，又怎样怎样，所举的都是城中名人的名字，其事例又皆耳熟能详。然后又吓人了：你既然发心烧符供神佛，心念一动，神佛已知，如果背弃发心，神佛不会怪妳，但是他们的手下却一定会整蛊你。你看某人，谁会估到他那么短命，只因他发心烧符作福供佛，后来却听老婆话，

改信耶稣，所以不到一年就暴毙了。——举出来的某人是个红星，其死亦曾轰动国际，那就真的有点不由你不信了。这个妇人给睇相佬又捧又吓，终于答应烧六万六千八百度符，取意头“路路发”。如果事情到此为止，那就不会惊动到王亭之，然而好戏却还在后头。那妇人筹不出钱来买“密宗符”，那相士见她有几分姿色，居然想诱她当娼。他说：“你既然命犯桃花兼且克夫，便不妨去应一应那桃花劫，妳肯出来做，做一两个月就可以筹够钱，应劫消灾，也不算对不起妳的丈夫。”这睇相佬应该不会是“江相派”中人，盖“江相派”只骗财不骗色，且以骗色为犯戒。如今这睇相佬扎飞居然扎到要良家妇女当娼，那就真的是岂有此理之至。话说那去睇相的妇人，闻说要当娼去应召，兹事体大，便央人求见王亭之。王亭之知悉来龙去脉，只问她索取睇相佬的电话，当?她的面打一个电话过去。王亭之先客套几句，便对睇相佬说：“某女士是我的表亲，可否赏点薄面，不可扎她的飞，我叫她送回阁下三两千银，算是费了阁下的神。”对方醒目，立刻说不必，而且道歉，说不知道她是王亭之的亲戚，如果知道，打死都不敢。王亭之于是叫他亲自跟那妇人说几句话，他也答应，由是事情便了结矣。王亭之虽然憎厌那睇相佬骗财骗色，可是他既然肯见好收蓬，便亦不为已甚，如今将这故事写出来，便也不公开其名字，以存忠厚也。但由此可知，凡事涉怪力乱神，其的不去惹它也罢。倘如真的不幸惹上身，那就不信可也，王亭之保证，凡怪力乱神的事一定无稽。“江相派”所传的《扎飞篇》说——“君子敬鬼神而远之，小人畏鬼神而谄之。”这便是说，对君子很难扎飞，但由于小人喜谄鬼神，所以他们便是扎飞的对象。谄

鬼神的人，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”，那就易陷入圈套，以那妇人为例，若不存谄鬼神求福之心，本来便无事矣。

近年來能夠“紮大飛”的，是“異能”與“密宗”。“異能”先起，聲勢威猛，可是近年那些“異能神仙”卻已不斷穿崩，相信他們的人雖有，可是聲勢已不如前，惟有“密宗”，目前正可謂方興未艾。密宗本來並不邪，他是堂堂正正的一個佛家宗派，有很高深的佛理為基礎，而且有一套很嚴謹的修持系統，可是由於在行持上，密宗的人持咒，又結手印，瞧在眼中相當神秘，所以“紮飛”的人便藉此來眩惑人，卜一聲便又多一個密宗大師，灌頂、祈福，甚麼都敢做。所以邪的隻是這些假密宗。王亭之見過一宗個案，一個睇相佬叫人燒“密宗符”，每道符一塊錢，燒不燒？那去睇相的婦人聽見價錢便宜，當然一口答應。於是那睇相佬便去打電話，替她“訂貨”瞭。打完電話，睇相佬對那婦人說：“你真好運氣，密宗符很搶手，要由西藏偷帶出境，每帶來一批，兩三日就請光，你整定有救星，居然還有最後一批，我已幫你統統請曬。”婦人當然千多萬謝，及至一問多少錢，原來一批是十萬張，所以要十萬塊錢！睇相的婦人自然抗議，說沒有十萬元那麼多錢，這時候，睇相佬就要施展出“紮飛”的手段來“做阿寶”瞭。睇相佬可以說：密宗符燒得愈多愈吉祥，某人燒過一百萬張，所以怎樣怎樣；某人燒五十萬張，又怎樣怎樣，所舉的都是城中名人的名字，其事例又皆耳熟能詳。然後又嚇人瞭：你既然發心燒符供神佛，心念一動，神佛已知，如果背棄發心，神佛不會怪妳，但是他們的手下卻一定會整蠱你。你看某人，誰會估到他那麼短命，隻因他發心燒符作福供佛，後來卻聽老婆話，

改信耶穌，所以不到一年就暴斃瞭。——舉出來的某人是個紅星，其死亦曾轟動國際，那就真的有點不由你不信瞭。這個婦人給睇相佬又捧又嚇，終於答應燒六萬六千八百度符，取意頭“路路發”。如果事情到此為止，那就不會驚動到王亭之，然而好戲卻還在後頭。那婦人籌不出錢來買“密宗符”，那相士見她有幾分姿色，居然想誘她當娼。他說：“你既然命犯桃花兼且克夫，便不妨去應一應那桃花劫，妳肯出來做，做一兩個月就可以籌夠錢，應劫消災，也不算對不起妳的丈夫。”這睇相佬應該不會是“江相派”中人，蓋“江相派”隻騙財不騙色，且以騙色為犯戒。如今這睇相佬紮飛居然紮到要良傢婦女當娼，那就真的是豈有此理之至。話說那去睇相的婦人，聞說要當娼去應召，茲事體大，便央人求見王亭之。王亭之知悉來龍去脈，隻問她索取睇相佬的電話，當?她的面打一個電話過去。王亭之先客套幾句，便對睇相佬說：“某女士是我的表親，可否賞點薄面，不可紮她的飛，我叫她送回閣下三兩千銀，算是費瞭閣下的神。”對方醒目，立刻說不必，而且道歉，說不知道她是王亭之的親戚，如果知道，打死都不敢。王亭之於是叫他親自跟那婦人說幾句話，他也答應，由是事情便瞭結矣。王亭之雖然憎厭那睇相佬騙財騙色，可是他既然肯見好收蓬，便亦不為己甚，如今將這故事寫出來，便也不公開其名字，以存忠厚也。但由此可知，凡事涉怪力亂神，其的不去惹它也罷。倘如真的不幸惹上身，那就不信可也，王亭之保證，凡怪力亂神的事一定無稽。“江相派”所傳的《紮飛篇》說——“君子敬鬼神而遠之，小人畏鬼神而諂之。”這便是說，對君子很難紮飛，但由於小人喜諂鬼神，所以他們便是紮飛的對象。諂

鬼神的人，“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”，那就易陷入圈套，以那婦人為例，若不存諂鬼神求福之心，本來便無事矣。

